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 权力、战争与发展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

胡传荣 著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Gender Analysis of Power,
War and Development

世界
知识
出版社

C913.68

138

女性主义 与国际关系

—— 权力、战争与发展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

胡传荣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权力、战争与发展问题的社会性分析/胡传荣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12-3773-9

I. ①女… II. ①胡… III. ①女性主义—研究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C913.68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9900号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曾伏华
黄昭宇 曾德才
靳明
刘喆
张琨

书 名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Nvxing Zhuyi Yu Guoji Guanxi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排版印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北京创意天使设计排版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880×1230毫米 1/32 10 1/2印张
283千字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3773-9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理性的文,朴素的人

俗话说,文如其人。看着胡传荣的书,想想她的性格,却不太容易有这种感受。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权力、战争与发展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可能是学界数量极少专攻“性别与国际关系”一术的专家作品。我曾听过“北李南胡”的话,北指北外的李英桃教授,南即上外的胡传荣博士。她们并不比学界一些有类似兴趣的同行起步早,学力与智商也未必有超人之处,但这两位的一大特点是坚守与执着,十几年笔耕不断,使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性别研究分支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亩三分地”。传荣的这本书一如既往地延续她的思想与文风,并承袭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特点,即:充分吸收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与成果,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加上新鲜话题;保持全球

主义的追求与关怀的同时，洞察中国女性受压迫和自我解放的历史；对社会与发展、文化与价值等“低政治”议题，给予了对权力与安全、战争与和平等“高政治”范畴同样的重视；一方面注意和借鉴传统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命题，另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旧定理的诸多盲区。书中关于“移情合作”、“关系国际”、“女性气质”、“正义战士”、“国际接轨”等概念与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作者的理性与严谨，也让我这类“票友”感受到与专家的差距。“术有专攻”，不是说着玩的。

平日接触到的传荣，完全没有“专家”的样子。她实在是到了不能再朴素的地步：不善言谈，不重穿着，不太会与人交往，不懂得察颜观色，不像重点大学的教授，更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上海时髦女性。我甚至担心，假使不知道她的学问，不阅读她的作品，现在的大学生可能瞧不上这个显得有些“土气”的老师。但是，上帝是公平的，它让你失去了一些东西，它同时会给你另一些东西。胡传荣以常人少有的认真、韧性，通过大量的阅读，仔细的研究和用心的写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多数研究成果一样，传荣的工作并不完善，存在这样那样的缺失，也许永远不那么耀眼，始终成不了主流，但我深信，任何追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成长进步的人，无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同行，不会不注意她的工作，不会不引证她的成果。它体现了学者的价值，也值得朴素的传荣毕生欣慰。

衷心希望读者试着读一下《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看看书里有没有独特的故事与道理。我估计，只要你认真读了，答案会是肯定的。

王逸舟

2010年7月3日晚于北京香山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异军突起的女性主义学派 /1

第一章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核心概念与主要流派 /13

一 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 /13

1. 女性主义:从政治运动到文化思潮 /13

2. 社会性别——新颖而独特的分析范畴 /16

二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 /27

1. “关系国际” /27

2. 女性主义认识论 /29

3.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主要分支 /42

三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主流学派 /50

1. 女性主义与现实主义 /50

2. 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 /58

3. 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 /65

四 移情合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新思维 /70

1. “移情合作”的基本含义 /70

2.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说中的“移情合作” /74

第二章 权力与安全的社会性别透视 /81

一 主流学说权力观的社会性别分析 /81

1. 现实主义权力观——以男性为中心和女性的边缘化 /82

2. 权力观的多元化和女性主义的介入 /96

二 安全观及其沿革的社会性别审视 /104

1. 新现实主义安全观 /104

2. 安全观念的拓展及其社会性别解读 /109

三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权力与安全 /118

1. “添加女性” /118

2. 传统观念的改造 /125

四 冷战前期的权力、安全与中国女性 /134

1. 新中国成立头30年的对外关系概述 /134

2.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妇女 /136

3. 权力、安全与女性——中国与西方的对比 /142

第三章 战争与和平的社会性别分析 /144

一 “武装的公民勇敢”和“正义战争” /145

1. “武装的公民勇敢”——来自现实主义的传统 /145

2. “正义战争”传统及其演进 /152

3. “正义战士”和“美丽心灵” /157

二 社会性别与战争——理论与现实 /162

1. 自由女性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 /163

2. 激进女性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 /165

- 3. 女性和男性在战争中的实际经历 /171
- 4.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 /183
- 三 传统观念的超越——女性主义和平学 /186
 - 1. 和平学的兴起与发展 /187
 - 2. 和平运动中的女性 /189
 - 3. 女性主义和平学的基本观点 /196
- 四 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史上的战争、和平与妇女 /205
 - 1. 战争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205
 - 2. 与“和平主义”的对峙 /209
 - 3. 和平与“女性气质” /211
 - 4. 有关社会性别、战争与和平的中国视角 /214

第四章 “发展”的社会性别考量 /217

- 一 发展、国际秩序与社会性别化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 /218
 - 1. 发展中的女性 /218
 - 2. 发展与国际秩序 /227
 - 3. 发展——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一种诉求 /234
- 二 “女性与发展”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相关实践 /239
 - 1. 妇女参与发展 /240
 - 2. 妇女与发展 /247
 - 3. 社会性别与发展 /250
- 三 全球化时代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得与失 /256
 - 1. 众说纷纭的全球化 /257
 - 2. 市场扩张的困惑 /258
 - 3. 全球公民社会中的国际妇女运动 /264
- 四 “与国际接轨”时代的中国妇女与发展 /277
 - 1. 社会性别矛盾的凸显 /278
 - 2. 从解决“妇女问题”到推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283

3. 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性别公正的几点思考 /292

五 社会性别、文化与国际关系 /295

附 录 参考文献 /308

一 外文部分 /308

1. 著作 /308

2. 论文 /310

二 中文部分 /311

1. 著作 /311

2. 论文 /316

后 记 /319

异军突起的女性主义学派

国际关系学自产生以来，各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层出不穷，不同学派的争鸣推动着学科不断发展。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共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学理争论。第一次发生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兴起的理想主义寄希望于以人的理性防止国家之间的冲突，依靠国际法和多边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然而，这种做法恰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的爆发。视权力争夺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之真谛的现实主义通过与前者的交锋，取代了前者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第二次争论在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进行。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传统现实主义鼎盛期的结束，一些学者试图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精确化”和“科学化”。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著称的第三次争论

中，女性主义学说脱颖而出，并日益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介入绝不是偶然的。第三次争论爆发之时，适逢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西方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向纵深推进，作为其成果之一的女性主义学术逐步向各学科领域渗透。“在许多人文学科专业里，缺乏妇女学内容的课程和学科已经无法跟上学科发展的新形势”^①，国际关系学的一些女性学者也开始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学科中的一些重要问题。1972年，贝雷妮丝·A·卡罗尔（Berenice A. Carroll）在《冲突解决杂志》（*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上发表《和平研究：对权力的崇拜》一文，批评国际关系中充斥着精英男性的观点，其目光集中于上层人士的兴趣，无视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通人的日常关切。^②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刊登在国际关系学主流杂志上的第一篇女性主义论文。^③琼·贝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于1981年出版的《公共的男子，私人的妇女：社会和政治学说中的妇女》则是该学科领域的第一部女性主义专著。而在这一时期，第三世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发展问题被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在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妇女的地位非但未曾上升，反而明显下降的状况引起了有关学者的重视。1975-198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的举办和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推动了女性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流派的形成。1988年，该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以“妇女与国际关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宣告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正式诞生。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给国际关系带来的种种变化促使学界探寻新的思路：

① [美] 玛丽琳·J·波克塞著，余宁平等译：《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② Berenice A. Carroll, "Peace Research: The Cult of Power"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6, No. 4, pp. 585-616.

③ 参见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50页]。

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相互割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和世界事务紧密相连。^①

以此为背景，国外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迅速，除各类专著、文集陆续问世外，还编写和出版了一批教科书。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涉及对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状况的剖析，还包括将社会性别视角用于对国际关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反思。此外，冷战后学术界着手探讨的一些新问题，如民族主义、全球治理、环境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等，也进入了相关学者的视野。女性主义学者立足于表达全球各地不同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女性的利益和需要，发展中国家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从中得到了体现。在不断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向国际关系学主流学说提出挑战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成为该学科最具活力的思潮之一。“目前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比较充分的那些地方，不论涉及学术界、教学领域或出版品种，缺少了女性主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丛书总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义国际关系的课题、科目和书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①

女性主义学派以社会性别为其核心概念，后者系指社会文化形成的人们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被认为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们被分别称为女性特质或男性特质。社会性别观念的产生离不开某一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反映着一定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因而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具体界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它们因地区、国家、民族、阶级等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二者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和哪一个时代，在社会生活由男性主导的总体背景下，女性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因此，社会性别研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男女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着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而是对这些差异的认知和评判。它通过探究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揭示社会文化的某些深层次因素，如如何对待差异，是否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等。

就国际关系学而言，长期以来，该学科被认为是性别中立的。许多主流学者将民族国家看做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以它们之间的互动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性别认同在内的个人因素似乎与之无关。然而事实上，国际关系始终是一个男性的世界。这不仅是指女性很少成为国务活动家和职业外交家，理论工作者中也屈指可数，还包括其所重视的研究方向、所看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常常同社会公认的男性特质相一致。究其原因，作为国际关系之主体的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国家的言行举止归根结底是人的自觉行为。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社会性别作为构成人的社会身份要素之一，通过“男性/女性”、“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等划分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对国与国关系中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判断。所以，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有关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致力于消除对女性

^① 王逸舟：“‘小人鱼的跳跃’——评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一书”[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31日，第10版]。

的歧视，更着眼于剖析建构该学科知识体系的思想方法，而后者所涉及的乃是整个人类的文化。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日趋错综复杂。传统的国际关系问题尚未解决，各种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国家间的冲突依旧存在，但“敌、我、友”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冷战逻辑逐渐失效”。^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利益上的相互渗透和依赖愈益加深，为中国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机遇，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则难免会对主导现行国际体系的一些大国形成挑战。不少国家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充满疑虑，尽心竭力地加强对中国的防范甚至遏制。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也将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无疑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广泛地了解该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新动向，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在林林总总的学说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可以说是颇具启迪意义的一种。它从破除人类最基本的两大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等级关系入手，批判以某个单一的模式考察和规范国际国内社会现实，回避世界的复杂性，无视和否认其变化的线性思维，体现了对多样性的尊重，这同中国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内在地相一致。同时，在社会性别业已成为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分析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框架的情形下，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将男女平等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体现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项表现。

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琼·爱尔希坦、安·蒂克纳（Ann J. Tickner）、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拉特里奇出版社

^① 王逸舟：《思考“多极化”》[载王逸舟：《环球视点》，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Routledge Press) 1999 年出版的《国际关系领域的 50 位核心思想家》一书中，她们被编入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单元。^①

作为伦理学家，爱尔希坦从分析男女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不同地位出发，探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她在《公共的男子，私人的妇女：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妇女》一书中指出，西方文化中以对立和对照的目光看待世间万物的传统使政治被建立在与家庭生活相对立的基础上，道德与政治的割裂令男性和女性分别以公共领域——权力政治和私人领域——家庭为归宿，私人领域的边缘化导致女性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② 在《女性与战争》中，爱尔希坦认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使国际关系学将战争放在首位，作为其对立面，和平被定义为没有战争，处于学科的主流之外。男性和女性因此被分别塑造成为正义而战的勇士和远离战场的“美丽心灵”，以致女性在国际关系中遭受严重的歧视。^③ 爱尔希坦将打破公共与私人、自我与他者、政治与伦理等领域的割裂和对立视为消除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性别歧视的必由之路，其视野超越了女性自身地位的改变这一相对狭隘的范围，扩展到与同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相关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她将重点放在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对该领域社会性别观念产生的影响上，其作品缺乏有关社会性别因素在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详尽分析。

与爱尔希坦不同，蒂克纳努力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的女性主义视角》中，她着重剖析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主义对女性的歧视，认为该学派虽然以社会性别中立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基于主流社会男性的体验，充斥着对女性及

① 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3 - 84 页。

②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 - 16.

③ Jean Bethke Elshtain, *Women an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 - 13.

其经验的排斥。通过对肯尼斯·沃尔兹 (Kenneth Waltz) 提出的人、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分析层次的重新审视,她主张以长期被鄙视的女性特质充实到仅包含单一的男性特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另外,蒂克纳将被该学派视为低级政治,却与女性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环境问题纳入国际安全研究的范围。她认为,如果不消除片面倚重人为建构的男性特质、贬低女性特质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国际关系中的性别歧视便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①

在这部论著中,蒂克纳也论及西方文化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公共/私人、自我/他者、理性/情感、国际/国内等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与社会中广为流行的性别观念的内在联系。她在分析其他学派对现实主义进行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下列观点,即忽视对国际关系学的社会性别分析将很难使现实主义的种种缺陷得到彻底的纠正。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政治的社会性别化: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与途径》一书中,蒂克纳希望在冷战后国际关系学新学派、新方法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将社会性别纳入一些新兴学派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分析中。^②然而,她未能就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对社会性别观念形成的作用展开细致的剖析,这不能不影响到其作品的理论深度。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综合了上述二位学者的长处,立足于论述国际关系学与主流学界的社会性别观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中,她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学科发展史上的历次争论,指出女性虽然长期被排斥在该领域之外,却始终作为各主流学派赖以存在的背景,从反面衬托其意义和价值。她指出,在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争论中,双方都对女性抱以敌视态度,现实主义者将女性描绘为无能的弱者,理想

① 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7 - 126.

② Ann J. Tickner, *Gendering World Politics: Issues and Approach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7 - 35.

主义者则把她们看成野蛮的象征；^①而在第二次争论期间，科学主义者将女性喻为科学必须加以控制的“危险、混乱和非理性力量”，而传统主义者以“修女”形容自己的对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获胜的是哪一方，失败者都是被称作“女性”的人群。谈到第三次争论，丝维斯特认为，其多元化的特征为女性进入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主流以及女性主义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机遇，但同时，忽视社会性别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将给学科的未来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

丝维斯特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主张，如打破女性主义内部各派别以及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在彼此真诚倾听和理解的基础上寻找共同语言；破除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等级制划分赖以存在的极端思维；倡导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建设性改造而非彻底颠覆等，但是，她的作品偏重于话语分析，缺少深入的案例考察，或仅将实证研究用来作为其观点的隐喻，这使她的论证显得过于晦涩。

此外，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的《香蕉、基地与海滩：建立对国际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也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一部颇有影响力的作品。通过对旅游业、出口加工业、超级大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外交官夫人、外派劳务人员等不太为国际关系学界重视的部门和群体中女性的考察，作者披露了国际关系体系的运作依靠各国不同阶层女性默默无闻的支撑的真相，挖掘了她们在国家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作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恩洛将女性主义呼吁社会重视私人领域中的权力关系的著名口号——“个人的政治的”——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得出“个人的国际的”结论，要求学界倾听女性的声音，关注她们的愿望，以此消除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障碍。^②她

^① [美]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15页、第136-140页、第152页。

^②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95-201.